



黎曼猜想

张欣 / 作品

人生的最高境界是柔软地面对自己，
和岁月握手言和。

v o o v l e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黎曼 猜想

张欣 / 作品

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黎曼猜想 / 张欣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
2017.5
ISBN 978-7-5360-8208-3

I. ①黎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323151号

出版人: 詹秀敏
策划编辑: 张 懿
责任编辑: 周思仪
技术编辑: 薛伟民 凌春梅
内文插图: 陆 梅
封面设计: 介 桑

书 名	黎曼猜想 LI MAN CAI XIANG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)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印 张	7.125 5插页
字 数	100,000字
版 次	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32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eph.com.cn>

关于恨（代序）

张欣

一个人并不孤独。

一个人心中有恨就会感觉格外孤独。

写恨，当然是为了写和解与原谅。

诚如写爱，是为了写痛。写青春，是为了写呼啸沧桑。

生活无论如何是变得好了，物质极大的丰富，选择多种多样，科学昌盛，各种方便快捷，每个人的生活都可以张扬个性，多姿多彩。

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变得不快乐了，我们的身边充满了戾气，充满了恨。一言不合，大打出手。稍有质疑，拔刀相见。包括我们自己也像炮仗一样，一点就着。永远气急败坏，永远暴跳如雷。我们记住的全部是被侵害，是冷，是孤独和绝望。

是我们想象中的绝杀。

我们终于明白，开朗并且优越的阳光灿烂般的人同样可以患忧郁症。许多重量级成功人士也可能阴沟翻船。有思想或者有才华的人会被一件小事压得喘不过气来。我们不再相信善良正直，不再相信因果逻辑，这个时代的所谓命运女神小指一弹，我们就随时可能凌空爆裂稀巴烂。

可是，人生过于沉重，如果没有几块怨恨的石头压着，所谓的幸福感都变得轻浮而且飘移。

从来欢乐和快感只是一瞬，只是刹那芳华，哪怕是房子、车子、包包或者珠宝，那些贵重和豪华有时如一只羽毛。我们记住的却是吃了三个月泡面换来的榨菜牌国产小冰箱。记住的是和喜欢的人徒步征程可以走那么远那么远。人心就是这么奇怪，不是重口味记不住吃了什么，只有仇恨让我们变得结实，有耐力，有信心，抗压抗震满满的存在感。

也许是过去僵化和愚化的环境，制造共性的教育，让我们消化了太多的委屈和苦难，自我被完全屏蔽。所以今天我们格外地看重自己，尊重自己的感受，直到偏颇、固执，神圣不可侵犯。

而这个世界，从来都是双城记。有表象的安宁、和

谐，有文明的礼遇和谦让，更有烈火烹油鲜花著锦般的盛世奇观。然而另有一层幽黯是我们看不见，或者看见了也不愿意直视的内核，那就是我们的恨，深刻的怨恨，同归于尽的决心。否则快意思仇的故事就不可能那么有市场，那么常演不衰，也就没有“千古文人侠客梦”这场永不落幕的嘉年华。

然而，恨，那是一条河，不见首尾，无休无止，无尽无眠。

我们不可能先知先觉，只可能在历尽了折磨和痛苦之后，选择坚守或者放弃，选择一意孤行或者与自己和解。无论怎样决定都不那么重要了，因为那些东西都还在，不灭不弃，不增不减。

区别只是内心的感受。

越是优越的人，成功的人，越容易固执、决绝，这不难理解。

难以理解的是常常，我们是仇恨中的一个元素，却仍旧在复仇中坚持或者寻找意义。常常，我们也会理性地认知错误不可避免地会发生，但却强迫自己在感情的世界里坚守或者无法战胜自己的情绪。常常，春夏秋冬一年又一

年，我们发现许多公司官非、家族恩怨又回到了起点，争斗仍旧难解难分。常常，我们耗尽所能疲惫不堪，得到的并不是想象的那个结局。

所以，常常是那些历经磨难的人，才会说出“诚觉凡事尽可原谅”这样的话。就像政治的最高境界是妥协，人生的最高境界是柔软地面对自己，和自己讲和，和周遭的对抗力讲和，和岁月握手言和。

什么都不会改变，唯有内心。

心境的疏星朗月是人生的修行与功课。跟功名、学识不大相关，也并非成功的附属品，更不是所谓八面威风的一买一送一。却是许多人的终极所求。

记得那一年，我们坐在桂花树下，等待着网购的大闸蟹，期盼着快递小哥匆匆的脚步声。朋友们随意地说着闲话，桌上黄酒飘香，老醋姜丝，白色的餐盘，钳叉工具一应俱全。

微风徐徐，我们相视一笑。

恨只恨，长的是磨难，短的是人生。

阎副官捏着土布的军帽檐左右拉扯了一下，松动松动额头，笑嘻嘻地说道：“你们家对党的贡献就是给队伍上送来了三个白花花的大姑娘。”

尹大小姐轻轻拍了一下八仙桌，瞪着杏眼正色道：“我们这是投奔革命，不是慰问军阀。”

阎副官但笑不语。

早上的街道相当拥挤，主干道上的车流像逃难的队伍没头没尾，也没有间距和半点缝隙。如果想看，隔着驾驶室的车窗玻璃，可以看到邻车的男人边开车边啃玉米棒子，女人照镜子补妆。

人行道上的男女老少匆匆赶着上班，上学，买菜，送孩子上幼稚园，各种办公大楼的底层全是等待上电梯的白领，长长的队伍甩出去老远，要不就是“打蛇饼”，一圈一圈悄无声息。

在都市里打拚的人早已习惯了冷漠的暗战。

天塌下来都没有人感到惊奇。

茅诺曼开着她的白色奔驰见缝插针一般地穿梭在滚滚的铁流之中。

这样的早晨对她来说实在久违，平素她睡到自然醒，在小区的花园里慢跑二十分钟，然后梳洗，穿着绵软的休

闲服吃早餐——各种有机的蔬菜水果，进口奶，北海道的糕点。当然，还要在青瓷小鼎里点上沉香屑，听一曲黑胶唱片。

没错，她是老派人，是前辈，是这个青春邪恶膨胀时代仍能妥妥找到存在感的成功女人。

五十五岁以后，她决定从总经理的位置上退下来。

但是“田园”是美资公司，虽然只经营单一的清洁、日化产品，通俗地说就是洗洗刷刷，皮肤保养外加女人在脸上的描龙画凤，但是架不住产品席卷全世界的中产阶级。如今是笼络住中产阶级便吃得开的社会环境，田园用高品质的保洁护肤理念与产品征服了这一大票客户，低端产品有价格优势，高端产品有质量保证。而对于女客户来说，一旦她信任你的品牌就是一辈子的亲密爱人。所以田园产品的市场覆盖率永远是业内的排头兵。田园公司的总部在芝加哥，中国区的任免权也在那边。

总部高层对于她的工作和人品非常赞同和满意，一直苦劝留任，这样又拖过去两年，终于，她只象征性保留了顾问资格，急流勇退。

没有人相信她一个单身女人会对职场那么决绝，她的

精明能干众所周知，营销故事成为教科书版的业内神话。人们恭维她，所到之处迎接她的都是花一般灿烂的笑脸，因为诽谤和暗箭都不在射程之内，万箭齐发都够不着她的位置，他们看到的永远是她优雅得有些虚幻的背影。

然而她到底是累了，就像此刻街边任何一个身穿制服脚踩高跟鞋，提着一份早餐的女孩子一样，她当年就是这副模样，没有背景，没有靠山，没有人照顾和关爱，一步一步走到今天。她可不想从职场直奔墓地。

要说过人之处，她只承认更懂得什么时候停止，而且绝不眷恋。

奔驰轿车驶进宽大而又阴森森的地下车库，这里是文华酒店。比起拥堵的街道，给人恍若隔世的肃穆与轻奢。

车库通往酒店大堂的大门，犹如一堵厚重的高墙，高大威猛，深咖啡色，没有表情也没有态度，更没有多余的装饰和机关，也没有任何按钮按键之类。似乎只对淡定的有钱人表示欢迎，至少要等待三秒钟，自动门才缓缓打开，很多人是在一秒钟之内瞬间抓狂，不知所措。

她今天穿着黑丝绒的高跟鞋，拎着香奈儿的包包。因为是赴尹大小姐的自助早餐，装备比吃饭重要。

这么多年来，尹大小姐一直保留着在五星级酒店吃早餐的习惯。虽然只是偶尔为之，但必须高档精致，环境讲究，不能有闲散人员，不能美团，更不能搞什么不靠谱的优惠套餐。食物非常丰盛人又非常少，才能令尹大小姐满意。其实她吃得少之又少，给人的感觉是在温习生命中的一段时光。

尹大小姐看女人的眼光非常挑剔，致使她们有限的几次见面，一直都是枪对枪、杆对杆从未有过半点松懈。

大小姐出身江南一带的大地主家庭，家里非常有钱，有整条街的铺面，也有自己家开的私塾，那个时代的女性能识文断字，怎么可能是普通人家的女孩。第一次看到尹大小姐的楷书简直是惊艳，而且她们家的三姐妹如花似玉，一个赛着一个的白皙，干净，身段如柳窈窕动人。

然而大小姐的骨子里有革命的气质，她嫁的阎副官后来官拜兵团级，就是因为不怕死能打仗，人称“阎王爷”。但是大小姐永远叫他阎副官他也没脾气。大小姐的两个妹妹更是会嫁，官位只比阎副官大，在此不表。

每一个女人都曾有过碧水蒹葭，素手执发的锦绣年华吧。

巨大的年龄差终是隐患，当年有多少良辰美景十里桃花，后来就有多少雪落太行空劳牵挂。阎副官算是最年轻的，也早在十二年前谢世了。

大小姐的名字叫尹希艾，比起家珍、素芳、秀英之类，这个名字放在今天都透着现代和摩登。老人家应该有八十多岁了吧，却从未被时代淘汰过，是那种有气象的女人。她是茅诺曼第一任男朋友阎诚的母亲。

阎诚和茅诺曼是中学同学。也许是因为父母都很强势，所谓正正得负，阎诚的性格羞涩、内向，待人温和又似大男孩一般天真。这也难怪，他上面两个姐姐，他最小又是男孩，金线吊葫芦。尹大小姐待他必是捧着怕摔，含着怕化，爱得深入骨髓。何况他的颜值高到爆表，当时正是帛里裹珠风月初霁的年纪，看一眼都是没有过去也不见未来的遗世独立，只需站在那里便丰容盛丽。

他实在就有那么好。

而她，当时只是他的小确幸，一分钟之内就被尹大小姐断舍离了。

茅诺曼的家在一德路上开“南北行”，经营的是虾干、香菇、鱼翅、江瑶柱等一系列的干货，小小的门脸挂满各

种咸鱼花胶之类。所以茅诺曼至今不吃咸鱼，多贵的都不吃，实在是小时候看一眼就干渴难耐。她家并不穷，可是地位低下。在一个革命的时代，出身小业主那就叫不入流，她永远忘不了大小姐脸上飘过的一丝不足挂齿的笑意。

也许是她安静，沉着——她的小业主的父亲教给她的是凡事忍耐，于是她身上有与年龄不符的淡定——相比起疯婆子一样的军干家庭的女孩，阎诚才会喜欢她吧。

父亲还说，所有的事，都是交易，都不过是一盘生意。

抑或是一道算术题。

这句话影响了她的一生。

年轻时候的爱情，都是骨肉分离，痛得惊心动魄。后来无论遇到谁，心里都有一个声音提醒，还是当哥儿们吧，当哥儿们就好。

奇怪的是她却跟尹大小姐一直保有联络，很奇妙是不是？

当然是有原因的。

文华酒店富丽堂皇，暗香游移。

走进餐厅，茅诺曼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肖邦腕表，离约定的时间还有不到十分钟，她暗自吁了口气，挑选了窗下的位置，虽说帘幕低垂但仍晨光匝地。因为人少，也因为背景音乐隐约于无，一时间让人倍感远离市井，风烟俱静。

餐厅有一面墙，墙纸是高仿的南宋花鸟，朴素暗沉的翡翠绿里透着鹅黄与嫩粉，鸟语花香甚是婉约养眼。

相对的一边是无穷无尽的食物，错落有致，盛在雪白的陶器里。

须臾之间，尹大小姐走进了餐厅，陪她来的例牌是司机小曾，小曾也有六十上下，曾经是阎副官的警卫员，头发花白但腰杆毕直，是那种表情很少的男人。他自己远远找了一张桌子坐下，独自早餐。

尹大不急不缓地走过来，茅诺曼不仅起立还迎了上去，已经有服务生拉开了椅子，并站在一旁莞尔行注目礼，满脸写着：这个老太太我们认识。

多少年过去，尹大的气势依旧是所谓凌厉的优雅，她目光坚毅，有着耐人寻味的穿透力，但是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柔软温情，保养有度，看上去顶多六十多岁。灰白的

头发自然向后，没有半点稀疏，仍旧密实苍劲，一对珍珠耳环闪动着淡紫色的光芒。她穿一件中式的绸子外套，水滑的布料，黑色，只领口有韭菜叶宽的一线梅红，暗示着她的内心始终坚持着女人必须美丽的原则。

只是，异常深刻的法令纹让茅诺曼隐隐感觉到她并不快乐。

茅诺曼穿的是一件大品牌的白衬衣，白色的珍珠纽扣，别无饰物，干净利落。看得出来颇得尹大的默许。

两个人落座，服务生送上了热咖啡。

“你还好吗？”尹大说道。

“还好吧，我退下来了。”茅诺曼恭敬地回道。

“知道，还在学古琴，户外活动主要是骑行对吧。”尹大抬起眼皮看了茅诺曼一眼，正好看到对方的讶异，嘴角上扬淡淡一笑。

闲聊了几句，茅诺曼适时不再说话，默默地用银匙搅动咖啡，她知道尹大约她出来，不是为了讨论如何在生物岛骑自行车的，而且她学古琴的事知道的人不会超过五个。可见尹大的能量了得。

总之一切都说明尹大有要事相告。

“毛毛，”她一直这样叫她，“我有一件事恳求你。”

“尹阿姨言重了，有什么事情请说。”

“你务必要答应我。”

“凡是我能做到的。”

“到青玛来上班吧。”尹大小姐也只是轻声说道。

但是茅诺曼还是瞪大了眼睛，实在是太没有想到尹大会说出这句话，不竟暗自吃惊，同时脑袋飞快地运转寻求各种原因的可能性。

“青玛”的全称是“青波玛雅”，青波是洗涤部分，玛雅主攻护肤与化妆品，简称青玛，虽然只是本土品牌，但坚持走高品质路线。前身是国有资产海鸥日化，被阎诚盘下来之后，经过这么多年的打拚和经营，市场价值突飞猛进，若干年前成功上市，产品也同样深受中产阶级的喜爱。因为是同行，茅诺曼对此有着深入的了解。

阎诚是总经理。

前不久，他们还在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巨大展厅相遇，两个人的身后都是大队人马，前呼后拥的阵式旗鼓相当。虽然没有说话，但是目光相遇的瞬间，她感觉到阎诚的欲言又止，意味深长。